

花言峭语

你是谁,更重要

几年前,听说乌尔善导演启动了《封神》系列的制作,就对这个系列充满期待,终于,《封神:朝歌风云》在市场恢复得还不太好的时候露面了,看过之后,觉得有些地方低于期待,但很多地方又远超期待,整个看下来,还是惊喜更多。

一直觉得,《封神演义》的小说是被低估的,它综合了历史、神话、民间传说,和宗教人物宗教故事,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观,人物身世、性格、形象都非常鲜明,更有着瑰丽的想象,和超乎寻常的设定,更难得的是,它写出了一种文明混沌时期突然爆发的生猛、原始、排山倒海的力量,人和神互相成就,人和妖和兽混杂,这诸多角色,组成一个深沉、阴惨、离奇却又复杂、美丽的文学世界。

遗憾的是,它的观念腐朽,立场和见识落伍,瑰丽的故事和不合时宜的观念掺杂在一起,很难剔除,尽管,那些腐朽的观念,要结合它所在的时代来评判,也无法脱离那些集体创造者的视野和见识,但这毕竟拉低了它的段位,使它和它所在的时代捆绑在了一起。比如以苏妲己为载体的“红颜祸水”观念,体现着女性厌恶和女性恐惧,一直为人诟病,偏偏苏妲己这个人物,是这个故事的关键,她所引发的事件,启动了那个宏大的故事,要纠正那种观念,又不损伤这个故事,让这个故事的启动显得合理,还要不

让熟悉这个故事的人感到奇突,确实困难。还有渗透在整个故事里的君臣观念,是整个故事的基底,也是所有人物行动、决策、站队的启动性观念,如果剔除这个观念,很多人物的行动立刻失去合理性。

这也正是《封神》系列改编的难度所在。我甚至不觉得特效是它的最大难点,毕竟,在国产电影工业飞速发展的现在,电影特效做成什么样都不奇怪了,乌尔善导演此前几部作品中的特效,也足以让人对这块放心。但《封神》的特效依然值得称道,因为它首先确定了一套属于《封神》故事的审美标准,深厚的、阴沉的,属于“青铜时代”的,特效可能不难,但确定这套属于这部电影的气质和审美,非常难。但和特效的难度比起来,更难的就是对《封神演义》故事观念进行改写、提升,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理念,尤其是年轻人的理念。

所以,苏妲己身体内那个狐妖的来历,有了重大的改变,“报恩”和“共生”这个出发点,让她的行动变得合理,更重要的是,在她亮相不久,影片就借助姬昌、姬发、比干等人的探究、思考,得出一个结论,妲己只是殷寿的欲望的放大器、遮羞布,比干献心,让苏妲己现出原形之后,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,殷寿当场否认了比干的牺牲,并完全推翻了比干提出的,祖宗建立的道德伦理秩

序对他的影响。而这些改动,对故事主干的影响不大,只是顺势而为,却让商周之争的面目更清晰,也消除了原来故事里对女性恐惧的成分。

而在“君臣”“父子”等等观念的改造上,《封神》也做出了全新的改变。故事开始,众多“质子”被送到朝歌,成为人质的同时,也要接受殷寿的洗脑重建,他们的身份、自我认知,进入一个晦暗不明的地带,有了摇摆,也有了痛苦、疑问,就和电影《无间道》中,黑白双方的卧底,对自己的认知产生摇摆一样。有了这个身份认知的设定,故事就更为充实饱满,也更为现代,而姬昌说的那句话“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,你是谁,更重要”,则为这个命题定了调子,“君臣”“父子”的陈腐观念,在这里被抛弃了,人物关系被重置了,并且装入了现代的内容。毕竟,身份问题,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命题。

有了合理的观念,《封神》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,它轻装上阵,让人神妖兽同时觉醒、启动、并行,营造出了那种混沌、瑰丽、排山倒海的气氛,有了这些气氛,足以让人忽视一切瑕疵。也让第二部和第三部,更加引人期待。

韩松落 作家

早闻狄声

《欢颜》: 虽千万里,虽千万人

对《欢颜》的第一印象,是暑期档终于出现了一部不是“小孩子过家家”的戏。故事、表演、审美集体在线,有深度亦有锐度,浪漫与传奇交织,血性与天真互溶。作为《漫长的季节》后腾讯视频X剧场的又一部短剧,它同样有自成一派的气韵,也由此格外让人喜欢。

这场青年徐天的漫长的旅程,乍看之下是很容易找到规律的“公路片”,平均三四集“下线”一个义士的模式,早年《十月围城》等作品也早有范例。然而越是往下看,越是觉得《欢颜》不按牌理出牌——故事里不仅有动荡年代的民生凋敝、世态炎凉,更有百态的人生选择,或理想主义,或蝇营狗苟,大到主线上的“护金人”,小到机缘巧合遇见的各色人等,他们走出的每一步路,都给这场旅程带来不可预期的变数,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。

廖凡演绎的老孙,大概是最先点题“欢颜”二字的人物。他分明懂得乱世行走的一切法则,始终以“凡事先想想后果”为人生准则,但面对莽撞青春的徐天,面对心中的坚持,老孙依然会完全不计后果地卷入一场又一场麻烦。那份绝境中也要挣条出路的倔强,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,阳光下从容赴死时的笑容,浓缩了我们对革命者亲切又遥远的想象。

向往远方的俞亦秀,大概是总导演徐兵给爱将张鲁一的量身订制——纯真与荒诞,他举手投足间的把握恰到好处,多一分太夸张,少一分则又显得小气。初见时,以为他是运筹帷幄的当家人,再往下看,才知道不过是象牙塔里华美脆弱的摆件。走出书阁,与残酷的世界短兵相接,俞亦秀像极了曾经的我们,决绝的告别看似夸张,倒也不难理解。

再往后的俞舟、章加义,各有各的疯狂与柔软。分明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线,却写出了人生的不可预期:好赌的俞舟,将一生系于“情”之一字,是荧屏久违的悲剧之美。而凡事以妻儿为先的章加义,谨小慎微的背后有未凉热血。你一定在传统武侠小说里见过这样的人设,可放在《欢颜》里,他充满不确定性的转折依然留有趣味。

与此同时,许多小人物的惊鸿一瞥也值得一提:“炸弹狂人”王鹏举的疯狂与纯粹,一心要当“头人”的吴达的色厉内荏,还有人如其名的胡蛮,鸡贼的“仙人跳”骗子、两副嘴脸的当铺掌柜、狐假虎威的郭副官……《欢颜》实在会拍人,他们对“好日子”的追求,对照着牺牲者虽千万里日夜兼程的努力,细想更有回味。

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,是成长。今天的电视剧格外喜欢谈“成长”,然而实际呈现的,往往是胡乱大开的“金手指”。《欢颜》的好,在于它传递出的是一种在灰度中向往光明的成长:从老孙到俞亦秀,从俞舟到章加义,我们与青年徐天一样,习惯性地期待他们的突围与逆袭,又不得不遗憾见证最终的陨落与告别。这份期待与失落交织的感受,共同构建了成长的意义——时代车轮滚滚,有姓名也好,没姓名也罢,只要心有牵绊,虽千万人吾往矣。

钱眼识人

《封神》的底色

暑期档第三个爆款种子选手已经到来,那就是《封神第一部》,熟悉的角色一个没少:商纣王、苏妲己、姜子牙、申公豹、哪吒、杨戬、比干等等。结尾彩蛋中还出现了太师闻仲、邓婵玉、魔家兄弟也就是四大天王。总而言之,它的确拍出来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国民神话该有的气象,从头到尾都是全画幅,更宽的银幕视野和景深就能承载更多上古时代的丰富细节。从刺绣到头饰再到兵器、器皿,无不精雕细琢,只恨眼睛不够看的。其实可以讲乌尔善这一次是真的吃透了封神,拍出了这个上古神话IP最神秘的底色,其实就是两个词:暴力与欲望。

先说暴力,或许有观众会纳闷并没有拍苏妲己发明的炮烙之刑啊,比干挖心也是背对着观众。这些名场面早在1990年傅艺伟版时就是童年阴影的名场面。拍了,不过依葫芦画瓢,不拍,反见导演的匠心。最骇人的暴力不在场面,而在于关系。电影一开始,苏护次子苏全孝劝苏护投降未果,按照质子的规矩就要自行了断,但在之前,他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,思念父亲,试图用亲情打动他,未果,身后是质子兄弟,羞愧难

当;这个时候尚未登基的殷寿说,你才是我最英勇的儿子,城墙上的那个人不配。苏全孝终于获得了身份,也就燃起了赴死的雄心,他的死也成为点燃质子军团恨意的火苗。他们恨什么,恨那个把自己扔到朝歌吃苦的亲生父亲,从此与荣华富贵、天伦之乐永隔。而与此同时,给予他们名分、尊严、能力的男人,就拥有对他们从灵魂到肉体绝对的控制权。这种关系在片中就有了花样百出的外化:兄弟闻墙、狱父篡位、自行了断等等。

当父亲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,成为父权,并且交替使用冷热暴力时,他对面的就不仅仅是来自于他血液的孩子,而是他目力所及范围内所有的破基生物。早在第一集,乌尔善就借殷郊的嘴说出:原以为你是被狐妖蛊惑而变坏,实际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狐妖不过是一件趁手的暴力工具。这样的改编,从主题的思想维度来说,让封神与黑泽明的《乱》、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获得了同题作文的资格。

再说欲望。它与暴力密切相关,是原点,也是终点。电影里没有拍中国人都知道的成语“酒池肉林”。导演做了减法,但“魅”力并没有减损。

在电影中,他将狂欢全部意象化。比如在奶白色的浴池里,妲己的头发漂浮在水面上,环绕殷寿,组成太极八卦图。

早在《画皮2》的时候,周迅就自创了一套演妖精的好办法,那就是在人的言行举止里加上动物的形态。比如像小狗一样歪着头看人。这一次妲己呢,除了在地上爬来爬去,与纣王最频繁的互动就是舔,像猫也像狗。如何含蓄地展示欲望,不一定要拼人数拼场面,而是要靠细节去撬动气场。《封神》中的欲望与暴力相辅相成,互为因果,就像这池中用头发和人体组成的八卦图,欲望是起点,最终刺激了更多更疯的欲望。暴力是手段,却成为人物关系最本质的存在。乌尔善偏题了吗?并没有。暴力和欲望,就是《封神》故事最隐秘的真相。原著小说的开头,商纣王对着女娲像男性凝视,出言不逊,这才引出这三界混战的封神榜。

钱德勒 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为什么我们需要少年心气

这边厢《封神》推出生龙活虎的新人男团,那边厢《八角笼中》里的“双子星”交相辉映——新人要出头,一时间华语电影呈现出青黄交替的一派风景。我们也总是乐见少年才俊出现,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时代先声,也映照出凡人庸常与老迈,所谓鲜肉,不仅仅是指皮相意义上的新鲜程度,更包括了他们在精气神上一洗陈腐。

重点要说说《八角笼中》中的少年们,之于导演王宝强及电影的意义所在。电影中大山里的孩子一开始靠打假拳杀出一条生路,多少带有王宝强自传的影子:当年做群众演员,一路摸

爬滚打,假戏真做,才得以改写命运。虽然《八角笼中》有其新闻原型,但王宝强看中“格斗孤儿”的故事,与其说是一颗悲悯的同情心使然,不如说是从新闻里看到的人物命运与精神能量,足以与自己同频共振。所以他说电影“就是我的生命”,也非虚言。

有意思的是,导演拍类似题材的电影,时常找与自己相似的年轻人来演,比如姜文找夏雨拍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陈冲找李小璐拍《天浴》,主人公与导演都有某种惊人的形神俱似,仿佛他们重返少年时代,与人物隔空对望,才可以投射自己的青春情愫与岁月感悟。在片场对着监视器时,导演们恐怕偶尔会有一阵恍惚,以致热泪盈眶吧,这样的浓情只要把握火候,就是难以衰竭的创作燃料。

王宝强找来的是陈永胜与史彭元,这是两张有说服力的面孔,前者在张艺谋的《狙击手》里初试啼声,后者已有《隐秘的角落》《长津湖》等作品加持,都有少年心气与男人血性交杂的气质。网上看见史彭元的阅读书单里还有《小王

子》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少年感、赤子心、爆发力,似乎都可以从中得以滋养。留意到没有,王宝强二十年前的照片也在片中闪现,现在他以父兄身份一路保驾护航,更为俊朗与英气的陈永胜与史彭元,则是他的分身,左右手互搏,也互相扶持,所以就不难理解有观众会嗑这两人的CP。

《八角笼中》重申“拳怕少壮”,不过另一句台词似乎让更多人产生共鸣:打水漂的石子再怎么用力,最终也还是会沉入水底,这叫命。虽然逆天改命的故事,大多出现在影视作品,但是没错啊,电影就是造梦,就是给同行者力量,既回望自己的起点与初心,呼唤遗失已久的血性,更予人慰藉与激励。所谓少年心气,正是电影传达的这些精神,《八角笼中》市场表现不错,说明观众看到了,并且对此深有领会。

长凤新 媒体人

曹原狄 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